

卷三十三

書名 紅樓夢一百二十卷即一百二十回 光緒二年北京聚珍堂活字印本
撰者 清 曹霑 撰，清 高頴 續，
清 王希廉 評
卷 卷三十三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54
編號 D86539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編號：D86539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資料庫 索書號：雙紅堂·小說·54

漢籍善本文影資料庫文本 紅樓夢一百二十回 光緒二年北京聚珍堂活字印本

版權所有：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紅樓夢卷一

第回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此開也第一回也作者自云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將真事隱去而借通靈說此石頭記一書也故曰甄士隱云云但書中所記何事何人自己又云今風塵碌碌一事無成忽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見識皆不及我之上我堂堂鬚眉誠不若彼裙钗我實愧則有餘悲益大無可如何之日也當此日欲將已往所賴錦衣紈褲之時飮甘饜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

紅樓夢卷三十二終

紅樓夢卷三十三

第三十三回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手足耽耽小動唇舌 不肖種種大受笞撻

却說王夫人喚上他母親來拿幾件簪環當面賞與又吩咐請幾衆僧人念經超度他他母親磕頭謝了出去原來寶玉會過雨村回來聽見了金釧兒含羞自盡心中早已五內摧腸進來又被王夫人數說教訓了一番也無可回說看見寶釧進來方得便走出忙然不知何往背着手低着頭一面感歎一面慢慢的信步來至廳上剛轉過屏門不想對面來了一人正往裡走可巧撞了一個滿懷只聽

次災難二十六七八回爲一段敘小紅私情蔣伶夙緣是動迥然各別是主中間帶敘黛玉寶釧性情舉寶二十九回三十二回爲一段借元妃醮事描寫黛玉妬忌寶玉誤迷中間夾敘晴雯金釧作陪

那人喝一聲站住寶玉唬了一跳抬頭看時不是別人却是父親早不覺倒抽了一口氣只得垂手一旁站住了賈政道好端端的你垂頭喪氣些甚麼方纔雨村來了要見你那半天纔出來既出來了全無一點慷慨揮灑的談吐仍是葳葳蕤蕤的我看你臉上一團私慾愁悶氣色這是爲何寶玉素日雖然口角伶俐只是此時一心總爲金釧兒感傷恨不得此時也身亡命殞跟了金釧兒去如今見他父親說這些話究竟不曾聽見只是怔怔的站着賈政見他惶悚應對不似往日原本無氣的見只樣倒生了三分氣方欲說話忽有同事人來回忠順親王府裡有人來要見老爺賈政聽了心下疑惑暗暗思忖道素日並不與忠順府來往爲甚麼今日打發人來一面想一面快請廳上坐急忙進內更衣出來接見時却是忠順府長府官一面彼此見了禮歸坐獻茶未及敘談那長府官先就說道下官此來並非擅造潭府皆因奉命而來有一件事相求看王爺面上敢煩老先生做主不但王爺知情且連下官輩亦感謝不盡賈政聽了這話我不着頭腦忙陪笑起身問道大人旣奉王命而來不知有何見諭望大人宣明學生好遵命承辦那長府官冷笑道也不必承辦只用老

先生一句話就完了我們府裏有一個做小旦的琪官一向好好在府如今竟三五日不見回去各處去找又摸不着他的道路因此各處察訪這一城內十停人倒有八停人都說他近日和啣玉的那位令郎相與甚厚下官輩聽了尊府不比別家可以擅來索取因此啟明王爺王爺亦說若是別的戲子呢一百個也罷了只是這琪官隨機應答謹慎老成甚合我老人家的心境斷斷少不得此人求老先生轉達令郎請將琪官放回一則可慰王爺諱諱奉懇之意二則下官輩可免操勞求覓之苦說畢忙打了一恭賈政聽了這話又驚又氣卽命喚寶玉出來寶玉也不

知是何原故忙忙趕來賈政便問該死的奴才你在家不讀書也罷了怎麼又做出這些無法無天的事來那琪官現是忠順王爺駕前承奉的人你是何等草莽無故引逗他出來如今禍及於我寶玉聽了唬了一跳忙回道寶不知不此事究竟琪官兩個字不知爲何物况更加以引逗二字說着便哭賈政未及開口只見那長府官冷笑道公子也不必隱飾或藏在家或知其下落早說了出來我們也少受些辛苦豈不念公子之德寶玉連說實在不知恐有訛傳也未見得那長官冷笑兩聲道現有証據必定當着老大人說了出來公子豈不吃虧既說不知此人那紅

汗巾子怎得到了公子腰裡寶玉聽了這話不覺轟了魂魄目瞪口呆心下自思這話他如何得知他既連這樣機密事都知道了大約別的瞞他不過不如打發他去了免得再說出別的事來因說道大人旣知底細如何連他置買房舍這樣大事倒不曉得了聽得說他如今在東郊離城二十里有個甚麼紫檀堡他在那裡置了幾畝田地幾間房舍想是在那裡也未可知那長府官聽了笑道這樣說一定是在那裡我且去找一回若有了便罷若沒有還要來請教說着便忙忙的告辭走了賈政此時氣得目瞪口呆一面送那官員一面回頭命寶玉不許動回來有話

問你一直送那官員去了纔回身忽見賈環帶着幾個小廝一陣亂跑賈政喝命小廝給我快打賈環見了他父親嚇得骨軟筋酥忙低頭站住賈政便問你跑甚麼帶着你的那些人都不管你不知往那裡去由你野馬一般喝叫跟上學的人呢賈環見他父親甚怒便乘機說道方纔原不會跑只因從那井邊一過那井裡淹死了一個丫頭我看人頭這樣大身子這樣粗泡得實在可怕所以纔趕着跑了過來賈政聽了驚疑問道好端端的誰去跳井我家從無這樣事情自祖宗以來皆是寬柔待下大約我近年於家務疎懶自然執事人操尅奪之權致使弄出這暴殞

輕生的禍患若是外人知道祖宗的顏面何在喝令叫賈璉賴大來小廝們答應了一聲方欲去叫賈環忙上前拉住賈政袍襟貼膝跪下道父親不用生氣此事除太太房裡的人別人一點也不知道我聽見我母親說說到這句便回頭四顧一看賈政知其意將眼色一丟小廝們明白都往兩邊後面退去賈環便悄悄說道我母親告訴我說寶玉哥哥前日在太太房裡拉着太太的了頭金鉗兒强奸不遂打了一頓金鉗兒便賭氣投井死了話未說完把個賈政氣得面如金紙大喝拿寶玉來一面說一面便往書房去喝命今日再有人來勸我我把這冠帶家私一應

就交與他與寶玉過去我免不得做個罪人把這幾根煩惱鬚毛剃去尋個干淨去處自了也免得上辱先人下生逆子之罪衆門客僕從見賈政這個形景便知又是爲寶玉了一個個咬指吐舌連忙退出賈政喘吁吁直挺挺的坐在椅子上滿面泪痕一疊連聲拿寶玉拿大棍拿繩繩上把門都關上有人傳信到裡頭去立刻打死衆小廝們只得齊聲答應着有幾個來找寶玉那寶玉聽見賈政吩咐他不許動早知凶多吉少那裡知道賈環又添了許多的話正在廳上旋轉怎得個人來往裡頭捎信偏生沒個人來連焙茗也不知在那裡正盼望時只見一個老嫗嫗

出來寶玉如得了珍寶便趕上來拉住他說道快進去告訴老爺要打死我呢快去快去要緊要緊寶玉一則急了說話不明白二則老婆子偏生又是耳聾不曾聽見是甚麼話把要緊二字只聽做跳井二字便笑道跳井讓他跳去二爺怕甚麼寶玉見是個聾子便着急道你出去叫我小廝來罷那婆子道有甚麼不了的事老早的完了又賞了銀子怎麼不了事呢寶玉急得手腳正沒抓尋處只見賈政的小廝走來逼着他出去了賈政一見眼都紅了也不暇問他在外流蕩優伶表贈私物在家荒謬學業淫逼母婢只喝令堵起嘴來着實打死小廝們不敢違只得

將寶玉按在燈上舉起大板打了十來下寶玉自知不能討饒只是嗚嗚的哭賈政還嫌打的輕一脚踢開掌板的自己奪過板子來狠命的又打了十幾下寶玉生來未經過這樣苦楚起先覺得打的疼不過還亂嚷亂哭後來漸漸氣弱聲嘶哽咽不出衆門客見打的不祥了趕着上來懇求奪回賈政那裡肯聽說道你們問問他幹的勾當可饒不可饒素日皆是你們這些人把他釀壞了到這步田地還來勸解明日釀到他殺父殺君你們纔不勸不成衆人聽這話不好聽知道氣急了忙亂着覓人進去給信王夫人不敢先回賈母只得忙穿衣出來也不顧有人没人

忙忙扶了一個丫頭趕往書房中來慌得衆門客小廝等
避之不及賈政方要再打一見王夫人進來更加火上澆
油那板子越下去的又狠又快按寶玉的兩個小廝忙鬆
手走開寶玉早已動彈不得了賈政還欲打時早被王夫
人抱住板子賈政道罷了罷了今日必定要氣死我了王
夫人哭道寶玉雖然該打老爺也要保重且炎暑天氣老
太太身上又不大好打死寶玉事小儻或者太太一時不
自在了豈不事大賈政冷笑道倒休題這話我養了這不
肖的孽障我已不孝平昔教訓一番又有衆人護持他不
如趁今日結果了他的狗命以絕將來之患說着便要繩
來勒死王夫人連忙抱住哭道老爺雖然應當管教兒子
也要看夫妻分上我如今已五十歲的人只有這個孽障
必定苦苦的以他爲法我也不敢深勸今日越發要他死
了豈不是有意絕我既要勒死他快拿繩先勒死我再勒
死他我們娘兒們不如一同死了在陰司裡也得個倚靠
說畢抱住寶玉放聲大哭起來賈政聽了此話不覺長歎
一聲向椅子上坐了淚如雨下王夫人抱着寶玉只見他
面白氣弱底下穿着一條綠紗小衣一片皆是血漬禁不
住解下汗巾去由腿看至臀脰或青或紫或整或破竟無
一點好處不覺失聲大哭起苦命的兒來因哭出苦命的

兒來又想起賈珠來便卽叫着賈珠哭道若有你活着便死一百個我也不管了此時裡面的人聞得王夫人出來那李宮裁王熙鳳與迎春姊妹早已出來了王夫人哭着賈珠的名字別人還可惟有李宮裁禁不住也放聲哭了賈政聽了那淚更似走珠一般滾了下來正沒開交處忽然了鬟來說老太太來了一句話未了只聽牖外顫巍巍的聲氣說道先打死我再打死他豈不干淨了賈政聽見母親來了又急又痛連忙迎出來只見賈母扶着頭搖頭喘氣的走來賈政上前躬身陪笑說道大暑熱天母親有何生氣自己走來有話只叫兒子進去吩咐賈母聽了

便止步喘息一面厲聲道你原來和我說話我倒有話吩咐只是我一生沒養個好兒子却叫我和誰說去賈政聽了這話不像忙跪下含泪說道爲兒的教訓兒子也爲的是光宗耀祖母親這話我做兒的如何當得起賈母聽說便啐了一口說道我說了一句話你就禁不起你那樣下死手的板子難道寶玉就禁得起了你說教訓兒子是光宗耀祖富日你父親是怎麼教訓你來說着也不覺滾下淚來賈政又陪笑道母親也不必傷感皆是做兒子的一時性急從此以後再不打他了賈母便冷笑幾聲說道你也不必和我賭氣你的兒子自然你要打就打想來你也

厭煩我們娘兒們不如我們早離了你大家干淨說着便命人去看轎我和你太太寶玉立刻回南京去家下人只得答應着賈母又叫王夫人道你也不必哭了如今寶玉年給小你疼他他將來長大爲官作宦的也未必想着你是他母親了你如今倒不要疼他只怕將來還少生一口氣呢賈政聽說忙叩頭說道母親如此說兒子無立足之地了賈母冷笑道你分明使我無立足之地你反說起你來只是我們回去了你心裡干淨看有誰來不許你打一面說一面只命快打點行李車輛轎馬回去賈政直挺挺跪着叩頭認罪賈母一面說一面來看寶玉只見今日這頓打不比往日又是心疼又是生氣也抱着哭個不了王夫人與鳳姐等解勸了一會方漸漸的止住早有了鬟嬌婦等上來要攬寶玉鳳姐便罵糊塗東西也不睜開眼瞧瞧這個樣兒如何攬着走得還不快進去把那簾屨子春凳抬出來呢衆人聽了連忙進去果然抬出春凳來將寶玉抬放凳上隨着賈母王夫人等進去送至賈母房中彼時賈政見賈母怒氣未消不敢自便也跟了進來看看寶玉果然打重了再看看王夫人一聲肉一聲兒的哭道你替珠兒早死了留着珠兒也免你父親生氣我也不白操這半世的心了這會子你儻或有個好歹丟下我叫我靠

那一個數落一場又哭不爭氣的兒賈政聽了也就灰心自己不該下毒手打到如此地步先勸賈母賈母含淚說道兒子不好原是要管的不該打到這個分兒你不出去還在這裡做甚麼難道於心不足還要眼看著他死了纔去不成賈政聽說方退了出來此時薛姨媽同寶釵香菱襲人史湘雲等也都在這裡襲人滿心委屈只不好十分使出來見衆人圍着灌水的灌水打扇的打扇自己插不下手去即便走出來到二門前命小廝們找了焙茗來細問方纔好端端的爲甚麼事打起來你也不早來透個信兒焙茗急的說偏生我沒在跟前打到中間我纔聽見了

忙打聽原故卻是爲琪官同金釧姐姐的事襲人道老爺怎麼知道的焙茗道那琪官的事多半是薛大爺素昔吃酸沒法兒出氣不知在外頭挑唆了誰來在老爺跟前下的火那金釧兒的事大約是三爺說的我也是聽見跟老爺的人說襲人聽了這兩件事都對景心中也就信了七八分然後回來只見衆人都替寶玉療治調停完備賈母命好生抬到他房內去衆人一聲答應七手八腳忙把寶玉送入怡紅院內自己牀上卧好又亂了半日衆人漸漸散去襲人方進來經心服侍要問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評曰

寶玉情迷出神無心接待雨村於賈政口中補出妙妙

蔣琪置買莊房已伏後來娶襲人事

蔣琪在東郊二十里紫檀堡地方置買田房王府中
尙且不知寶玉何以獨知其細暗寫寶玉與琪官情
好甚密不時往來甚至紫檀堡莊上寶玉亦曾到過
亦未可知

賈政大怒是聽賈環之言金釧之死是主蔣琪之事
是賓

夾敘襲姬一段文情曲折可愛

馬婆屬魔畔起生彩霞寶玉幾死於鬼賈環搬舌禍
由死金釧寶玉幾死於打其實皆趙姨所致是後來
結果案據

寶玉抬回賈母房中人人俱到獨黛玉不來是在瀟
湘館中痛心暗哭不好意思走來所以下面說眼睛
腫得桃兒一搬其痛更甚於別人是暗描不是漏筆
焙茗向襲人所說賈環是寶薛蟠是虛故用猜擬之
筆爲下回薛蟠剖舞地步

紅樓夢卷三十三終

紅樓夢卷三十四

第三十四回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情中情因情感妹妹 錯裡錯以錯勸哥哥

話說襲人見賈母王夫人等去後便走來寶玉身邊坐下含淚問他怎麼就打到這步田地寶玉嘆氣說道不過爲那些事情問他做甚麼只是下半截疼得狠你瞧瞧打壞了那裡襲人聽說便輕輕的伸手進去將中衣脫下畧動一動寶玉便咬着牙叫喫喫喫連忙住手如此三四次纔褪下來了襲人看時只見腿上半段青紫都有四指潤的傷痕高了起來襲人咬着牙說道我的娘怎麼下這般